

支持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
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報道】

陳冠中、朱耀偉與鄧小樺對談城市的身世

——「講述城市的身世」講座回顧 ●譚以諾

編按：浪人劇場為配合「《雕刻城市》——劇場與香港文學連結計劃」及新作《裸·言派·無邪》（改編自陳冠中《香港三部曲》）的上演，上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舉辦了「講述城市的身世」對談，分別邀請了香港城市書寫者陳冠中、學者朱耀偉及作家鄧小樺三人就主題作交流。撰稿人參與了該場對談，並撰寫了報道。

對於香港文學的劇場改編，浪人劇場可算是多有嘗試，繼早前改編董啓章、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舒巷城等人的小說作品，今年的重頭劇就是改編陳冠中的短篇小說集《香港三部曲》。

這個「《雕刻城市》——劇場與香港文學連結計劃」，除了改編陳冠中和董啓章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外，還特別舉辦了一系列的公開講座，從去年十一月的「陳冠中《香港三部曲》與我」算起，這次的「講述城市的身世」對談已是第五個相關活動。如此，我們看到浪人劇場除了對改編的嘗試外，還想把實驗帶到劇場的空間外，透過講座、導讀和作品徵集，延展劇團的可能。這次「講述城市的身世」對談，適逢陳冠中回港，成就了「陳冠中X朱耀偉X鄧小樺」這陣容，既有文化人，也有公共知識分子；既有上一代，也有新生代；既有小說家，也有學者，更有詩人。不同範疇的人聚在一起，細談他們心中香港這個城市的身世。

「薄情」的小說家

事有湊巧，浪人劇場演出《香港三部曲》之時，正值陳冠中出版新小說《建豐二年》，如此情境，很難不聚焦於新小說的答問。就陳冠中近年三部關於中國的小說——《盛世》（二〇〇九）、《裸命》（二〇一三）和《建豐二年》（二〇一五）——不得不從他二〇〇〇年左右進入內地時談起。衆所周知，陳冠中七十年代中創辦《號外》，其後一直是香港文化評論重要的人物，另一位對談嘉賓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朱耀偉教授也提及，當年讀《我這一代香港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指出他那一代人少有如他般，不要下一代人學習他們的模式，且說他們不過是「好運」而已。

陳冠中談到小說創作時，說自己對小說是「薄情之人」，並未以寫小說為志業，除了《香港三部曲》中的三篇短篇外，幾十年來只寫過幾篇短篇，不算是全情投入創作小說的人，更多時間花在寫文化評論式的散文和論文。然而，陳冠中卻慢慢感到散文和評論文章的局限，特別是要寫當下中國的各種複雜情況

時，發現小說或會是更好的形式。「面對中國當下的複雜，單篇的文章難以寫得全面，難以同時論到各方情況。而小說恰恰能盛載多重聲音。如此，小說反而更能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陳冠中如此論到小說的優勢。

陳冠中不諱言，自二〇〇〇年到北京居住後，所寫評論文章和小說創作，對應的讀者是內地的知識分子。然而諷刺的是，他新近的三本小說（《盛世》、《裸命》和《建豐二年》），因題材關係，未能於內地出版，只能於港台出版。如此，反倒成就陳冠中與香港另一段的因緣。

小說比現實更真實

陳冠中的新作《建豐二年》是寫「新中國的烏有史」，設想的是，如果一九四九年打勝仗的是國民黨，如果往後三十年內地都是國民黨執政的話，歷史會如何發展呢？鄧小樺指出在香港的小說創作中，不少作者也以小說寫史，以虛構寫實。當中為人熟悉的當然有西西和陳慧，知識分子味濃的有董啓章，黃碧雲也有《烈女圖》以三代女性來寫另類的香港「史」，連最為超現實的韓麗珠，也有《灰花》這類似以三代人虛構來寫「史」的結構，近作《失去洞穴》中，有比以往更貼近香港城市身世的創作。如此她拋出問題：「為何香港多有以小說寫史的情況呢？」

朱耀偉卻對「史」這個字甚有戒心。他受後現代理論的影響，總認為虛構比現實更真實，這多少呼應了陳冠中對小說的肯定：小說作為虛構，更能處理現實中多重複雜的關係。朱耀偉繼續謹慎地對「史」作出批評：「歷史中的『史』這個字太重了，對於接觸過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的人來說，我們會貶抑大敘事，高舉小敘事。小說之好處在於，它能讓讀者從另一面看香港這個城市。」

然而鄧小樺卻發現，在《建豐二年》這「新中國的烏有史」的「小敘事」中，主要的篇章都是寫歷史上的大人物，如蔣經國、董浩雲等。陳冠中卻說，小說成為現在的樣貌，其實是有其偶然性的。「我本來也有想過寫其他題

材，與大人物無關，但寫著寫著，就變成現在的模樣。」陳冠中繼續說，他之所以寫新中國的「烏有史」，是源於二〇一四年在嶺南大學和浸會大學的兩場講座，講題是「從烏有邦 Utopia 到烏有史 Uchronia」。所謂「烏有史」Uchronia，就是想像歷史中某重大事件不是如現在般發生，然後設問往後的歷史發展會有什麼不同和變化。他說在講座後，便想不如自己也寫一本這樣的烏有史，於是就有了《建豐二年》。

香港的潛流與動能

近年，不少人討論「香港模式」，以探討城市當下與未來出路，呂大樂近日出版的書，更不諱言將書命名為《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對談到城市的身世，自然避不開「香港模式」的討論。陳冠中指出，所謂的「香港模式」，其實也是「東亞模式」，是東亞各小國和地區現代化的軌跡，亦即從輕工業起家，發展轉出口業，然後變成金融城市這種「成功模式」。

對於這種所謂「成功」的「香港模式」，對談的三位都予以質疑，首先反對的是朱耀偉。他直接指出，這種「香港模式」不可能複製下來，「不論是黃霑論及香港流行曲鼎盛，還是陳冠中述說他們那一代人的『成功』，都說『好彩』成分很高，當中有很多歷史轉折的偶然。」朱耀偉回到他研究的老本行——香港粵語流行曲歌詞——說若要尋問城市的去向，或許需要探問城市的「勢」。「若我們談及傳承與開創，不能走尋『根』的老路。對於熟讀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的人，一般都會對『根』有所質疑。『根』（root）太固定；後現代的學者因而提出『路徑』（route）這個概念來與『根』作對應。而我近年則多循王德威教授的說法，尋找香港文化的『勢』。」朱耀偉繼續解說，尋找「勢」，就是尋找香港文化中的「動能」（momentum）；有了動能，才能探問城市的去向。

陳冠中也很認同香港這個城市中有很多潛流，在各個藝術範疇中，香港人過去曾做了不



▲對談嘉賓（左起）鄧小樺、陳冠中、朱耀偉。

[陳詩歷攝]

少的嘗試。他笑言，曾對要到香港自由行的內地學生說，來香港不要只購物逛街，可以嘗試另類的旅遊，「例如到香港找一些以往或現在還創作的藝術家，與他們聊天，尋問他們創作的軌跡，這就會發現另一個香港，會發現香港曾經出現過很多精彩的事物，會發現當下香港還有很多精彩事情在發生。」陳冠中這番對內地學生的建言，其實也可以讀成是對香港人的建言：去探問身世，並不是去探問根在何處、來源何方，而是透過不斷地拉線，找出香港發展的動能，或潛流，以發現香港精彩的一面。

面對香港當下政治議題高溫的處境，陳冠中不無感歎說，他在不少場合中都被問及對香港未來有什麼方向和建議。「其實這類問題把當下情況簡化，被問者被迫作簡單的回應，甚至不少時候是在詢問講者的立場，沒有空間可以仔細梳理香港這城市的來龍去脈。」這是陳冠中所不願面對的情況。若果可以的話，我想他更在意的反是仔細梳理、尋索香港文化的暗流，多於給出一個對香港未來簡便的建議。

〔撰稿人是香港作家、評論人。〕

〔此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協助統籌，該會由專業藝評人組成。
網址：www.iatc.com.hk〕

【創作園地】

看完早年內地電視劇《末代皇帝》，陳寶琛因溥儀剪掉了長辮子痛哭流涕的鏡頭後，心裏實在茫然、悽愴、悲哀得很。

中國幾千年的奴化教育、愚民統治，高壓政治，已經完全改變、扭曲了人們的本性，完全泯滅了人的自我價值觀念以及民主抗爭意識，「忠君、孝君」、「皇帝至上」、「最高指示」、「人民救星」等愚忠心態頑固地如毒蟲一般吸附在人們思想深處。

歷史上，一個扼殺民主、文明給民族帶來災難的暴君死了，人們失聲痛哭，哭他們失去了「聖上」，失去了「偉大領袖」，擔心從此「國將不國」，「國無寧日，民不聊生」。「五四」運動革了長期傷害婦女身心健康的裏腳布的命時，那些被解放的女性竟哭了，哭自己失去了「三寸金蓮的美的象徵」；被北洋運動剪掉了封建主義的尾巴——長辮子的愚夫們哭了，哭從此失去了「國粹」。最近還有人哭，哭《紅高粱》不該在國際上獲獎，哭「偉大的中國遊客不該在國外境外受歧視」等。我相信，在一些光線不太強的地方也有人在哭泣，哭「改革開放」哭「大老虎被抓」，哭「不能任擺官威爲所欲爲」……

這些「龍的傳人」究竟在哭什麼呢？是哭自己的瘡疤、污斑被曝了光、亮了相？還是哭幾十年的「紅色革命」的偉大榮心以及「偉大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衝擊、挑戰？還是哭「資本主義徹底復辟了」？還是哭自己靠諂媚奉迎好不容易巴結到的官系因反貪斷線了，升官發財無望了？

有人說，「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們不僅硬體落後，軟體也落後。」這軟體自然包括國民素質。倘若國民素質都退到「陳寶琛」的愚昧程度，我想，魯迅筆下的「阿Q」便更「普及」了。

講起中國人的奴性愚昧與愚忠，不要以為有文化有知識的大文豪都像魯迅一樣，站在時代與歷史的高度，能夠理性地加以批判與譏諷。事實上，與陳寶琛一樣食古不化的人

從哭辮子談起

●燕 南

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一樣有。遠的不說，就拿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一件件事情來說吧，手握生殺大權的「偉大領袖」一次次發動的所謂革命運動，令多少人無辜成了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而遭誅殺，面對這些令人髮指的行為，有人不但不反對，還為之歌功頌德，三呼萬歲呢！最慘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因缺糧活活餓死，而當局放着一個個官辦糧倉卻不開倉救民，創造了人所不齒的慘劇，事後竟有人為之辯護，說中國人民聽話愛國。愚忠到了何種地步！

說到這裏，我同時想起了中國近代另一位與魯迅齊名並學貫中西的大文豪——辜鴻銘老先生，他曾當過清末兩湖總督張之洞的高參，並以怪誕見稱。辜老一生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維護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自當可理解，但在溺愛祖宗文化的同時，過分而不加批判地宣揚中國文化的一些糟粕，便不能令人尤其是令當代人認同了。

辜老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在談到中國婦女的偉大品德時，極力歌頌早被批判的「三從四德」具有獻身與犧牲精神，認為是「真正的女性理想——一切具有真正而非華而不實文明的人們心中的女性理想，無論是古希伯來人，還是古希臘和羅馬人，本質上都與中國人的女性理想一樣，即真正的理想女性總為Hausfrau（家庭主婦）。

辜老既然已經將理想的女性定位為Hausfrau（家庭主婦），他筆下的「三從四德」必然是這樣的：「何為三從四德呢？它們是：首為女德，次為女言，三為女容，最後為女工。女德的意思是指婦人不要求特別地有才華和智慧，但要謙遜、快活、純潔、堅貞、整潔乾淨，有無可指責的品行和完美無缺的舉止。女言的意思是指要求婦人有多麼雄辯的口才和才華橫溢的談吐，不過要小心仔細地琢磨用詞，不能使用粗暴和激烈的語言，要知道什麼時候當講，什麼時候該住嘴。女容意味着不要求婦人太漂亮或太美麗

「是因為中國婦女的無私無我，才使得納妾成為可能，並不是什麼道德問題。」他甚至認為「中國理想女性並不要求一個男人終其一生愛撫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絕對地，無私地為丈夫活着，因此當她丈夫病了或因操勞過度而身心疲憊，需要另一個女人服侍時，無我的妻子便給予他一切。」

他不但為納妾的男人尋找合理的藉口，更為封建皇帝後宮三千，荒淫無度的奢侈生活辯護，他的理由是皇帝或國王為全國百姓操勞最辛苦，貢獻最大，所以應該盡情享受，難怪一些中外風流人士稱讚辜老先生「學貫中西，理曉男女」。

當今最流行的口號是中國夢，但願中國夢沒有奴性、愚昧與愚忠的成份。

〔作者是香港自由撰稿人。〕

【文訊】

「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及 倪匡與陶傑「小說金庸」講座

今年是金庸武俠小說創作六十周年。

一九五五年查良鏞先生以「金庸」為筆名，在《新晚報》發表了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聲名大噪，此後陸續創作《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及《笑傲江湖》等作品；至一九七二年，他完成《鹿鼎記》後封筆，十七年間共創作十五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他橫溢的才華，飛揚的文采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風靡全球的華文讀者。

有見及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計劃於二〇一六年底於香港文化博物館成立永久的金庸展廳。與此同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聯合主辦「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是次活動陣容盛大，尚有四大合辦及十六大協辦單位，籌委會二十三人、委員五十人、終審評委二十一人、支持媒體二十七個，皆是世界華文著名學者、作家、文化人、機構。歡迎世界各地華文愛好寫作人士參與，詳情請見《明報月刊》今年第九至十一期及各大報刊、網站。

而徵文獎首場講座，有幸邀得著名作家倪匡先生及陶傑先生主講「小說金庸」，並由《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主持。講座於十一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至傍晚六時三十分假「創 Bookcafe」（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號中商大廈二樓）舉行。留座及查詢請致電：2138 7812 與羅小姐聯繫。

城中詩

隔代隔海的回聲

● 犲 魂

去年中，陳智德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面世，「選錄一九二五至四九年間在香港發表的新詩作品」；前月，黃燦然主編這城中詩專頁，作者則全屬「十分新和十分年輕的詩人」——無論作者、作品，橫跨幾近一世紀！原來香港新詩已走過這麼長的路，也開過這麼多的花，可靜待有心人重整啊重認？

這一期的「城中詩」，作者卻是介乎二者間，來自不同年代，也身處不同地域的本土詩人——從台灣鳥倦知還的盧文敏，五十年代已是香港新詩闡將，六十年後仍能借《電燈柱》發出：「一棵棵鐵樹長出會發電的詩朵」的呼號；六十年代文社運動中堅的柯振中，儘管旅美數十年，對我城仍念念不忘，坦然抒述「持傘人恆比側伴雨濕更易」的感慨；至於從「藍馬」到《詩網絡》與我曾並肩達五十年的路雅，重拾詩筆後，佳作紛陳，如今更寫出

教人「傷感」的《巷貓》：「夢因爭吵咬死了陋巷」，豈僅「傳說」？直是當前「斑斑」「血迹」的現實！

七八十年代曾是香港詩社詩刊的蓬勃期，《詩風》、《羅盤》、《焚風》、《新穗》等，也曾是令人緬懷的名字。溫明、胡燕青、秀實，便是那段時期相識的詩友；創作不輟的中生代，此刻又可為新世紀的香港新詩，注入怎樣更新的元素？是「生命／僅不過是一件／無端的郵品」那種沉鬱的「無奈」？是「必須在這一生完結之前／再說一次謠」那份沉重的「輕嘲」？還是「鋒利的廚刀埋藏在屋後」那點沉痛的「恍惕」？雨後的傘，縱然強合，淌流的，仍是點滴難以釋懷的心血汗淚！

九十年代至今，更多新銳的聲音此起彼落，而官辦民辦的詩作坊、詩講座等也彼落此起。我忝為導師講者，也因而有幸認識一

些較年輕的詩友。相對近年崛起的詩群，他們也許不算多產，作品卻大多可讀。與我在港大合作教詩多年的林浩光，可尙存「把衰老的天空／燒成了黎明」那「不滅」的雄心？顛沛半生的伍國山，可還流離於「日子以後，最逗人的是／還是日子」那「煦麗」的「晨曦」？負笈英倫樂而忘返的洛謀，於截稿前終能交出「熟手熟腳／推翻廚餘桶，找尋剩下的愛」那道逼狹的《愛情巷》。素未謀面的魏鵬展，「麻木」以外「還有點痛」的反應，可就是更年輕一代面對未識前路時的吶喊？

隔代也好，隔海也好，不同的題材、風格，盼能為此地此時，發放陣陣真切而深刻的回聲！

(本期《城中詩》特約編輯，香港詩人，近年熱衷粵劇創作。)

愛情巷

洛 謨

狐狸離開了墓園
在深夜的薄雪留下腳印
成冰，轉進愛情巷
微斜的坡上，街燈依舊照不到
前院，牠卻熟手熟腳
推翻廚餘桶，找尋剩下的愛
匆忙跳過花叢，逃離
夜歸人的對望

像蟑螂無法和熟睡的人對望
竄於老旅社的夾板牆
他離開房間，在大門
聽沙啞的電視劇
那屬於另一個島嶼的大時代
愛情巷上再沒有紗籠
空餘泊滿一巷的摩多
天花的吊扇依舊緩緩轉動
恍如時鐘，記下
暫借的愛

(本名岑敏，九十年代因參加「新詩創作班」開始創作，曾創辦「星期六詩社」，著有詩集《黑鐵時代之歌》及《島嶼之北》。現留學英國。)

三生石

柯振中

給你一塊石頭
請投向我湖心
在宇宙深處遇見你
我紅樓夢中的三生石
不在葬花與焚稿章節

藏心坎那條玉嬌龍
化幻人間的太陽花
朝向妳地老天荒撐開若傘
若瀑布，挺空壯觀因沒退路
而持傘人恆比側伴雨濕更易

(筆名小清江。六十年代曾創辦「風雨文社」，著有詩集《行矣！流浪客》，現居美國。)

蛇的歲月

林浩光

蛇的歲月悄悄咬噬
我們的記憶
貓頭鷹動了
熄滅燭光的風

誰的謊言如藤蔓
伸延
荒原上，曾有英雄逐日
血色的桃林隱沒
四周滿是風沙

鳳凰的圖騰
在最後一線光的掙扎中
升起
戰鼓
在心裏敲響

燃燒吧
不滅的火焰
把衰老的天空
燒成了黎明

(八十年代開始創作，先後創辦「香港文藝社」及《圓桌詩刊》，著有詩集《琵琶行》、《逐日與飛翔》及《新祭典》等。)

生命退郵事件

溫 明

線球般綿柔的子宮
一個貓兒似的臨盆小生命
在不知地厚天高的世界之間
頑皮地玩要着
母懷內
那份貼身的母愛
隔世無助一個小小的秘密
在高掛的隆隆肚皮上

試用牙牙的腹語
與沒有立體面客的母親
進行一次最後的溝通
明白所謂生命
僅不過是一件
無端的郵品
選擇無論空郵或是海運
付不起郵費
總都要退還原地

後記：生命本就是一種無奈。但中國人的生命就使人感覺更加無奈。一名南下佛山打工的湖北籍臨產孕婦，因為負擔不起昂貴的住院生產費，日前讓她完全不懂醫術的丈夫在家中代為接生。結果，嬰兒出現缺氧，並因搶救不及而夭折。故事，在中國，會有終結的一天嗎？

(筆名黑教徒，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曾為《詩風》、《詩雙月刊》及《詩網絡》編委，著有詩集《送女帖》及《青山粉絲廠》。)

電燈柱

盧文敏

一棵棵鐵樹長出會發電的詩朵
不像燈塔會眨眼挑逗
卻另有人約黃昏後的魅力
樹幹傳遞「中通外直」的電子密碼
蓮荷的俏麗外裝死亡於黑呀黑
竹子般的清樸內涵消失於白呀白
猶如椰樹直探蒼穹陰雲穿破烏雲太黑
而白色的椰果卻結出一顆圓大發亮的北斗太白
更有數不盡的詩果星斗遍灑滿空
敢問誰的詩會發電、發情、發光？

可否塑造另一顆挑戰北斗的南斗
像桄榔詩人一心一樹一橙柱
最後成為只是近黃昏

仍然像初戀一樣會笑着等你，愛你
開出變黑又變白的詩朵
更想跟你一起變成一棵
唯一合體通電又通靈
聚焦黑白於一身的鐵樹

(本名盧澤漢。五十年代開始創作，旅居台灣多年；曾創辦「縱橫詩社」及《文藝沙龍》，著有詩集《燃燒的荆棘》。)

巷 貓

路 雅

讓夜流浪
讓深宵歸來的鞋聲叩響
迴廊的靜寂
是誰用探戈的猶豫
埋下疲倦的私語？

偷窺別人的夢

一如輕觸的傷感

傾向失意的候群

當衆人都在鼾聲中睡去

你深如潭底的綠瞳

閃亮着幽幽的光

在沒有盡頭的時間之河

伸向無盡的憂傷

後記：魚和老鼠之間，我最後揀了黑夜，因為夜是一個伴着我睡覺的啞巴。傳說中夢因爭吵咬死了陋巷，還留下斑斑的血迹。

(本名龐繼民。六十年代開始創作，曾加入「芷蘭」及「藍馬」等文社，並為《詩雙月刊》及《詩網絡》編委，著有詩集《活》及《秘笈》等。)

《明藝》前期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明報》網站：www.mingpao.com>新聞>昔日明報（選擇日期）>文化力場

支持機構：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在最小的空間裏吸一口煙

魏鵬展

溜到最小的空間裏
偷偷吸一口煙
感覺到麻木的身軀
還有點痛
不論黑夜還是白晝
天花板上的一排燈
都是那麼刺眼
輕輕抹去玻璃上的一粒塵

恢復整齊劃一的乏味
坐在最髒的位置
偷偷吸一口煙
拉水沖走
都市的疲乏

(香港詩人、《小說與詩》主編。)

我想豢養一頭小豬

秀 實

屋前隔着一道小溪，對岸是城池的朱雀門
高聳的城牆內是一個天朝大國，但與我無關
爲了理想，推辭厚重的官銜和俸祿
流放到這裏來，搭建小屋。小溪彎曲處
建一座簡車，聽旱季時咚咚的水聲
雨天時沙沙潺潺，窗外天昏地暗
城內那些賊氣的官媒與貪婪的官函
料想都給毀滅在洪水中

我想豢養一頭小豬，優雅的品種
開始時牠不胖，喜歡整潔，並在房內

東跑西跳作出煩擾的聲音和動作
我不忍責罵牠，我疼牠給牠無數的吻
或許牠是共產黨員，或許不是
我餵牠以最好的時光，牠會逐漸長胖
我把那柄鋒利的廚刀埋藏在屋後
然後在昏暗的燈下撫摸着我這畢生的事功

(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曾為《焚風》及《新穗》編委，現為「香港散文詩創造社」社長及《圓桌詩刊》主編，著有詩集《紙屑》、《福永書簡》及《荷塘月色》等。)

那個政治從業員

胡燕青

夜深的時候，那個政治從業員泡進熱水裏
且看他的憤恨從眉頭擴散至全身
眼睛合不攏，因他堅持自己的視野
從灰色西裝滑出的身體
小於他的皮膚。小得多了。這時你要問他
為什麼說謊，而他爲了回答你
還必須在這一天完結之前
再說一次謊

人字拖童年像一條彩虹線
把金碧樓和金漢樓穿成一長串
他替阿媽落街買叉燒
卻爲自己留下一點錢
冰棍吃完了才回家
褲袋裏，留下棍一條
他的人生就此有了新方向：公義
就是四份叉燒，一份工資

但他沒有忘記，叉燒他有權吃一份
給家用的老爸一份，但煮飯的老媽呢
則因少做一味菜，只應得半份
姍姍和弟弟本來就不該吃

如此想好之後他急急起箸吃了三大份
父親把餘下的夾了給細佬
從此他就有了所謂童年的陰暗
他要所有的份

夜深的時候，把那個政治從業員泡進熱水裏吧
且看他的衰老從眉頭擴散至全身
眼睛合不攏，但也不能完全打開
從灰色西裝滑出的不安
小於他的謊言。小得多了。這時你還是要問他
為什麼說謊，而他爲了回答你
還必須在這一生完結之前
再說一次謊

注：我以彩虹邨為意象，不是因爲這個人真的住在彩虹邨，而是因爲彩虹邨的名字，而且它是香港的第一個新型屋邨。

(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曾為《詩風》、《詩雙月刊》及《詩網絡》編委，著有詩集《驚蟄》、《地車裏》及《無花果》等。)

灰

伍國山

有些日子，人自然會
垂頭 替周遭拍上一輯黑白照片

一張接一張
反映鏡像的玻璃幕牆上 水珠
晶瑩剔透地扭曲四圍八方
各式交通工具湊湊規律繁榮
公車車廂內懷舊且擁擠
乘客們側着不同方向的面容
光暗對比強烈
駐守郊區的候車站牌
緊靠樹蔭相互鏽蝕 而葉瓣
隱現金屬紋理的鋒利

山路盡頭，就剩下夕陽一片空洞的白
背影都拉得繃緊
海水墨化，沙灘上腳印很重
日子裏頭，總有一個

晚上 將積累的相片換成幻燈片

一張疊一張
以粗顆粒的影畫慢動作 歸納
再壓縮 成一幕陰深得不能再深的幽黑
號稱夜空，沉默寡言
卻喜歡聆聽，時而靜思
又無意間會一棒喚醒
竊笑：幸虧底片裏未嘗自拍
要不然挑一張大頭人像放上車頭

日子以後，最逗人的是
還是日子
抬頭 又一朝煦麗晨曦

(筆名念形，九十年代因參加「新詩創作班」開始創作，與人合著有詩集《九三詩架》。)

